



断代

郭强生——著

后浪出版公司 |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后浪出版公司

郭强生——著

# 断代

· 北京 ·  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8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断代 / 郭强生著. -- 北京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

2018.3

ISBN 978-7-5139-1945-6

I. ①断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0803号

断代©2015郭强生

中文简体字版©2018银杏树下（北京）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8-2980

断代

DUAN DAI

出版人：李声笑

著者：郭强生

筹划出版：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：吴兴元

责任编辑：王越

营销推广：ONEBOOK

出版发行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电话：（010）59417747 59419778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十号望海楼E座7层

邮编：100142

印刷：天津翔远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18年7月第1版

印次：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：9.75

字数：193千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9-1945-6

定价：42.00元

编辑统筹：梅天明

特约编辑：王介平

装帧制造：墨白空间·曾艺豪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1 人间夜		1
2 关于姚……		33
3 旧 欢		51
4 重 逢		71
5 在迷巷		97
6 沙之影		129
7 梦魂中		161
8 勿忘我		183
9 痴 昧		217
10 痴 魅		233
仿佛在痴昧 / 魑魅的城邦	王德威	285
在纯真失落的痛苦中觉醒		
——郭强生专访	何敬尧 采访	297
沙影梦魂，众生情劫：谁是凶手？	张霁珠	301

# 1 人间夜

一切仍得谨慎提防的一九八五年——换言之，彩虹旗红缎带摇头丸这些玩意儿根本还没问世的三分之一世纪前。

在台湾当时的报纸只有三张，离国际化还很远，资讯就像尚未开放进口的洋烟酒一样，这方面的事更极为稀有也鲜为人知。连在台北市，百姓普遍英文程度仍属低落，所以千万别随便开口，请问哪里有《ㄉㄨㄣˇ》，他可能会以为你是在用器官粗话骂人。同志？别忘了还是戒严时期，“爱人同志”是共产党用语，罪加一等。

那么，要怎么定义 MELODY 呢？

就干脆不必明说了。没错，若非熟人带路，还会被小心盘查以防滋事。别招摇，得学会故布疑阵，教外人一眼识不破狐狸尾巴那才是上策。所以也别期待 MELODY 店里有什么风格或设计。店刚开张的时候，这地方连个卡拉 OK 设备都没有。台北那时的经济还落后马尼拉吉隆坡，想当年能有这么个场子

---

1 即拼音 gēi bà。——编者注（以下若无特别说明，皆为编者注）



已经很不错了，就别挑剔太多。

BTW<sup>1</sup>，还记得卡拉OK机器刚出现的时候，没有电视荧幕，只能看歌词本，而且用的还是那种匣式录音带？一匣十六首歌，有一本书那么厚。MELODY才十坪<sup>2</sup>的店面，去掉吧台与座椅，站人都嫌挤，哪来的多余空间堆放？想来这里高歌？还是等数位化点歌系统出现再说吧！

不过说也奇怪，即使日后有了钱柜这种全民欢唱出现，每家同志酒吧不论规模大小，仍少不了卡拉OK娱乐。这恐怕是三十年沧海桑田过程中唯一还保留下来的传统。歌唱得好坏倒是其次，有个上台亮相的机会才是重点，否则黑麻麻一屋子人哪能赢来目光，出门前的一番精心打扮岂不浪费？

不是说那时候的人英文水准不高吗？那又为什么取了个这样装模作样的英文名字MELODY？且慢，写成了“美乐地”，就别有一番滋味了不是？这就是所谓的故布疑阵，外人看起来觉得是做洋人生意的，员警都要敬畏三分。就像二十年后曾轰动一时、却又昙花一现的摇头吧TEXOUND，这名字在店卡上写写就好，私下大家都说“台客爽”，反倒俗而有力，挺风骚传神的。

与“美乐地”同期的，还有其他这几家场子。

---

1 即顺便一提，by the way 的英语缩写。

2 约合 33.06 平方米。

“同心桥”应该是最早装设了卡拉OK的。“重庆”的小舞池里，男男翩翩，夜夜跳着探戈吉鲁巴。中山北路上的“第一酒店”还没歇业，旁边那条小巷里平日窄暗幽僻，到了周末就突然多了成群少年郎鬼头鬼脑忙进忙出。位于那巷底某大楼地下室的“TEN”，一与〇暗语私藏其中的店名堪称经典。那可是当年第一家走迪斯可风的，开幕时锋头最健，影剧圈里私下盛传的几位男星竟然现身捧场，让刚出道的小家伙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。

彼时，老七年方二十，高高帅帅坏坏，浪子膏堆满头，出现在TEN的舞池，总能溅起四面传情目光沐身，好不虚荣。

当兵退伍回来，遇着原来在TEN当领班经理的老三，告诉他乔哥现在已从电视台基本签约小歌星，跃上文艺爱情片大银幕成了二线男主角，想出资弄个自己的小聚会所，提供熟朋友带自己的朋友来认识彼此的朋友。没两年文艺爱情片开始退烧，痴情小生未雨绸缪移民加拿大，听说还在那儿结了婚。只剩下老七还愿意留下帮老三继续接手，这才是“美乐地”正式挂牌的开始。

和同业相较之下，他们这店当年真是阳春得可以。可任谁也想不到，MELODY竟能如此长命，跨世纪存活至今。

那年头谈恋爱走的是日久生情路线，客人来店，不唱歌纯聊天，没有手机，没有Line，常有人把情书留给吧台代传，不像后来网路交友百无禁忌让人眼花缭乱。年轻的时候，老七从没去想过，属于他们这种人的爱情能维持多久，这种自欺欺人还有几年光景，总以为年少轻狂，这儿打工不过是个中途站，



时候到了就会乖乖就范成家去。从没料到，自己竟然是如此这般地过完大半生，每天傍晚来开店打扫然后忙到四点打烊收工，日复一日，这样的生活已是第二十五个年头。

老七更没想到的是，自己能活着看见“同志婚姻”这名词出现，并且三天两头被堂而皇之拿出来讨论。虽然，那已经跟他没太大关系了。

在他成长的年代里，自求多福，方是立足境。要婚不婚，就让下一代去操心吧！年年的大游行他也一次没去凑过热闹，每天累到睡眠都不够，哪有那样的闲工夫？

他已年过半百，最坏的年代也都走过来了。可怜当年的赵妈，还会因一张变装照片被警察以“人妖”罪名逮捕入狱。搞运动？不是该为那些当年因风化罪入狱的老皇后们向政府申请“国赔”什么的？这事从来也没人管。

得了，小家伙们只图自己开心最重要，游行不过是场嘉年华会，鳏寡孤疾老怪者，顶好躲一边去。结束后要庆祝狂欢，小家伙们也不会挑上来他这里。现在他们要去的地方会是红楼小熊村、FUNKY、JUMP……

时代不一样了。二十五年前若有人锁定玻璃圈，说这个消费市场潜力无限是块大饼，怕不笑掉人的大牙。

这阵子每有新生代蹦蹦跳跳推门进来，看见一屋子欧吉桑<sup>1</sup>，无不吐舌做鬼脸，转身就摔门撒腿，毫不给面子。早个几

---

1 对不特定年长男性的称呼，源自日语。



些年，小伙子们都还懂点礼貌，既然推了门进来，也好歹点杯饮料坐坐。大家同病相怜，听听前辈们的故事，暖暖彼此的回忆，犯不着骄纵作态。如今不必遮遮掩掩，明目张胆多出了个身份，叫消费者。多的是一个晚上喝完酒，唱完歌跳完舞，最后再加三温暖一游才觉尽兴的圈内玩家。这些都玩腻了也不愁，还有轰趴伺候。

曾经一度，没人再管这地方叫美乐地；直接都说“老七的店”。现在却只有老客人还在喊他老七，后来的客人则喊他Andy。

世代差异？不如说是他们这代在凋零吧！为了在这行生存，他也曾求新求变。那一年，各家酒吧如雨后春笋，遍地开花，经营进入战国时期，他一咬牙重新改装，把店里里外外涂了个漆黑，国外进口的男体海报挂它个满墙，决心来好好干他一票。有钱不赚，难道是想上天堂？再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这种人吧？

他那年三十五，意识到老来没依没靠，此刻不存点老本更待何时？看多了圈内的老病残穷，连当年秀场炙手可热的谐星，到最后也只剩西门町小套房里潦倒等死。老三得了那圈内人闻之色变的病，最后把店托给他的时候两人哭成一团。老七不想如此，Andy更不甘。

接下来那几年，Andy以人肉市场艳帜高张闻名圈内，来到店里如进乌漆麻黑的盘丝洞，爱怎么玩，能怎么敢，照单全收。然而美乐地的店名终还是没改，因为心里不舍。老七总记

得自己当年啥事不懂，若没碰上几位前辈哥哥们，弄出了这块小避风港，一直在新公园里继续鬼混，还不知道会被怎么作践。

几起几落，少不得风风雨雨，MELODY早成了同业间的一则传奇。

在这吧台后一站就是二十五年，除了那几年里身边多了汤哥帮忙，他一个人扛起一家店，生意再忙也不曾有过算错账或送错酒，只能说，天生是干这行的料。

再怎么能干，现在的老七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真的是有点年纪了。像昨天夜里，打烊后收杯扫地不过才进行了一半，他一阵头昏，再睁眼竟发现自己怀里揣着扫帚，蜷在墙角已困了一觉。

睁眼醒来时心还怦跳着，一看墙上的电子时钟闪的是04：20，不过才过了半个钟点，却好像去了很远的地方一直在赶路，整个人弛软在地，一时间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。

眼前守了半辈子的这家店，仍是每晚打烊后的相同景象。吧台上东倒西歪的啤酒瓶，关了声音的电视荧幕继续播着卡拉OK影带。整个密闭的空间没有窗户，看不见外头的雨究竟停了没有。

寒流过境，冰雨已经连下了好几天。

他这儿本就不是小朋友跑趴的热门点，反倒是这样的坏天气时，不怕没有熟客上门。雨夜孤灯谁都怕，不如来吧里打发



时间也好。老七这店里别的没有，就是卡拉 OK 歌曲比任何一家吧都多，二十多年前的陈年金曲他都保留着。在别处找不着的记忆，适合在又冷又雨的夜里来他这里重温。

昨晚不过六七个客人，点歌单却厚厚一叠，还有很多曲子在机器里等着播放，客人却不知何时都悄悄撤了。老七眨眨眼，看着电视荧幕上是林慧萍的哀怨特写，少说也快二十年前的一首歌。不知是哪个客人点的，没等到歌出来就先离去了。

等不了那么久。多少铭心的盼望都让人最后不得不放弃了，何况只是一首歌？

时序入冬后，近来非假日的晚上都是这样落寞地结束。客人独来自去，时候到了就走，不会出现两人看对眼可以成双离去的场面。

冬雨寒夜里会出门的客人通常是另一种。

若只是期待艳遇那还比较好哄，但另种客人的心情就跟外头的阴雨一样难捉摸。唱了一曲又一曲，时而借酒装疯，时而又陷入沉思，午夜心事特别难熬。总算，又一个生命中寂寞的夜晚终于耗完，这些人临走时并未显得比较开心，甚至有可能在心底暗暗鄙斥自己的意志软弱。为何双脚总是不听使唤？到底何时才能够不必再踏进这地方？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

老七收下酒钱的同时，仿佛也听见了他们心底对 MELODY 的爱恨交织。在某些人的眼中，老七不过是利用了同志的寂寞

饱了自己的荷包，他们的自怨往往转成了对老七的不屑，老七并非没感觉。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老七越要提醒自己别被他们的情绪影响，所以总是左一声“晚安喔”，右一句“再来啊”，喊得格外卖力。

雨还在滴滴答答下没完。

空暗的酒吧里，全是烟味不散，像看不见的记忆。

还没完全清醒的老七，突然想起来，林慧萍的这首歌应该是小安点的。（早就该叫老安了吧那家伙！）那人与BF在一起十五年，至今是纪录保持人。毕竟是在老七这里认识才开始交往的，两人没有过河拆桥，一年里偶尔还是会来店里露个脸。昨晚也是，他们看完了午夜场电影，散场吃完消夜路过老七这儿，丢下几包卤味与香鸡排，叽叽喳喳跟熟人打完一轮招呼，没坐多久便走了。

小安碰到刚退伍的阿祥时已经四十，自然把身高一八三当过宪兵的阿祥当成了宝来宠。阿祥如今已是小安那时的岁数，早胖成了当年两个大的庞然巨物。他们前脚才离开，麦可那个势利鬼就忍不住开口发表起意见来。

真是老天帮忙，让阿祥胖成这德性，麦可说。除了小安还把他当宝，现在还有谁会多看他两眼？不然的话早分了。

老七懒得搭理，心想当初你不是还对宪兵阿祥心痒痒？可惜人家不要你。



麦可也算在圈里打滚一段时间了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状况。他的长相有点吃亏是没错，人矮，鼻子又扁塌，但有比他长得更差的，还不是后来碰到了对象在一起？可是他每次就爱拿出自己医生的名片来，很让人倒胃口。

男配男，没有谁高谁低，都得打心底是心甘情愿才行。两个美女相见只能争艳较劲，成了红眼宿敌。两个帅哥反其道，不相妒反相爱，这算不算得是一种人性升华？想用异性恋那套死缠烂打都是自掘坟墓。如果自知不是帅哥等级，那就尽量个性好一点，做人大方一点，身段放低一点，总有某个玩累了帅哥，到了见帅不帅的人生阶段，哪天反看中了你的成熟稳重。最怕的就是老来娇。要知道，年轻货色再不起眼的，也比一个老姐姐强。要不就安分找个平凡顺眼的，拿医生名片出来吓唬谁呢？眼看也一把年纪了，这以后只会每下愈况，看他还能自我感觉良好到几时。

（等等，麦可不是跟自己同年？）

老七迅速朝玻璃墙中的那个折映出的人影多端详了两眼。（还过得去吗？都有在健身呢……）

年轻的时候，仗着自己有几分皮相，专喜欢跟害羞的客人说上两句露骨调情的话，看对方羞得满脸带春真是有趣。如今再怎么算，在业界都算是妈妈桑等级了，过个两年，也许真该考虑退休了，总不能让客人看见吧台后站了一个年华残败的老皇后。

（退休之后要干吗呢？）

从一九八〇年代出道算起，老七他们这一代也差不多届临退役之年了。哪天他们要是走上了街头抗争，并非不可能的事。青春年华都在噤声躲藏中度过了，老来也许撒手一搏，不为别的，为的正是同志该怎样老有所终。

到底是要学学老荣民找个安养院？还是假装自己是被子女弃养的独居老人？小朋友把结婚权看成第一，哪想得到年老这回事。又不是有了婚姻权就一定有人愿意跟你成家，真是的。

所以得要有专设给同志的老人院才行，老七常跟客人这么抱怨：难道七老八十了，还要他们跟院里其他的老太婆们搞联谊不成？

\*

撑起身，拖着步子，老七走进吧台先给自己倒了杯水灌下。不知怎么，从刚才醒来他就一直全身乏力，睡了比没睡还累。

拿起遥控器，按下了导唱功能键，那首曾红极一时的老歌便曲曲折折又复活了起来。一个人收拾好这地方还要一会儿工夫，多个声音陪伴也好。嘴里跟着林慧萍哼歌，很快便把杯子洗好了。

本以为专心在打扫上，刚睡醒时那一阵难言的慌失之感就会消失。结果他心头还是悠悠地荡挂着一只空水桶似的，不知道那里头到底装了些什么。

方才那一盹还真睡死了，乱糟糟的梦一连做了好几个。他



不是个爱乱做梦的人，每天几乎都是累到倒头便睡。不过短短半点钟光景，他到底梦了些什么？

梦里发生的事醒来就记不真切了，只剩那个感觉在，知道汤哥出现在梦中，场景就是这地方。梦里好像还有别人，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，老七越想去记得，越分不出那画面是从前记忆中的一个印象，还是刚刚梦里发生的片段。

汤哥去世快一年了，下礼拜就是他的忌日。他的癌症没扩散前，最后那些年总是会常出现在店里帮忙，所以那画面的确真实得就像过去时光中的某一晚。但是老七又说不上来，明明只是一个熟悉的场景，为什么醒来时会感觉如此虚瘫，仿佛出了什么事害他心悸不已？

人前的 Andy 能屈能伸，人精嘴贱，跟谁都能哈啦，但是老七低调极了，生活里除了这店之外实在乏善可陈。尤其汤哥过世之后，老七的世界变得更小了。甚至他把周日店休也干脆取消，因为出了这店他就不知该怎么过日子，顶多每周上三次健身房，回到家打开电视，都只是瞪着它发呆，啥也没看进去。

客人永远只是客人，不是朋友。

与客人间交集的部分只有夜晚的老歌与酒，出了店门以后的事，如果客人不主动提起，老七从不多嘴。就算他们爱说，也不表示说的都是实话。朋友是自己选的，客人可不是，任何好恶与是非都不关己。既然是美而乐之地，这里的发生过的一切都不能留下隔夜渣滓。每晚店门一开，都是一块被抹干净的画板，重新等待着被恣意喷洒。甚至客人之间也未必真见知交，

称兄道弟都只为一时酒色；随时可散。这种来来去去，老七看了二十几年，圈子就这么大，同志情爱就这么回事，有道是，山水有相逢，不怕你绕了一圈不又乖乖兜回来美乐地。连分手后的恋人，双双又回他这里开始各自钓人，也都是平常。

能怪他吗？每晚在他眼前上演的贪嗔痴怨，有劈腿偷情的，有谈判割腕的，有抢菜翻脸的，更少不了的是酒后失态或哭或闹的，除非他不想再做生意，否则同样的这些客人再度上门，他依然得当作什么事都不曾发生。

\*

生离如此，死别亦一视同仁。

几年前，一个老客人周末在这儿喝完回去，一直到周三因为太多天没去上班，才被发现人已经死了好几天，身体都腐黑了。周董是那人的外号，一个南部上来台北有点木讷的老实人，做进口瓷砖生意，因这几年房屋建案大增而小有些家产。其他客人多年来与他在店里也都仅止于敬酒寒暄，没有更深的认识。

听到了这样的消息，老客人里有人摇头感慨了两声，有人对老七指责了几句：怎么让他喝那么醉？

老七面无不悦地反驳：周董又不是没酒量的人，每次都喝成那样你们大家又不是没见过？其实不用他们说，老七心里肯



定比其他店里认识周董的人更难受。不是错在他没留心，反而是多年前那人初次上门时，老七多留了心，学到了教训。

也许是酩酊的那个侧面，看来有那么一点旧情人的影子吧？某晚生意不是很好，才过子夜一点，店里就只剩下姓周的一位客人了。毕竟是快十年前的事，那时的老七仍气浮欲盛，又加上分手情伤，那侧影正好触动了老七掩藏太久的寂寞蠢动。

开店以来仅有的几次破例提前打烊，前一次是因为汤哥在街上被人打成了脑震荡，后一次也仍然是为了汤哥，医院通知病人已经弥留了。这一回他在事后怎么想，都只能说那晚鬼迷了心窍，竟然将醉倒的周先生带回了自己住处。

周董误会了两人的关系，开始给老七连发了一个礼拜的简讯。当然不能回。老七并非玩弄对方，而是因为立刻嗅出对方的寂寞浓度，如黏液的那种，一碰就要沾得全身，大家都最怕这种人。

就算是给姓周的上一课，不管是来买醉还是逐色，人人都有反悔的权利，该停的时候就要懂得放手。老七也会担心万一事情传了出去，竞争同业随便玩笑说他酒里动手脚迷奸客人，他就别想再混下去。好在周董那人不是个擅交际的，没有多少圈内朋友好八卦，只不过消失了一整年没再上门。

等再度出现在店里，那人已经变了样，跟其他那些喝完台北一圈已无处可去，又重新回到 MELODY 的老鬼一样，成了个没行情的冤大头，总是带着在别间店里刚认识的小弟弟来续